

夜读偶记

寓意奥妙的一方乡土

关于《倏倪南方泉》

| 浦学坤 文 |

一本《倏倪南方泉》的书稿，在我书桌上静静地躺着，每次打开书页，家乡的泥土香伴着书香便扑面而来。这是由老乡凌建荣编著的一本土书，图文并茂、内涵丰富、古蕴流芳，将南方泉这座古镇的风情与记忆呈露于读者面前，将乡愁镌刻于字里行间，细细品味，是很有意义的。

南方泉，是我终生忘不掉的名字。我从小就生活在南方泉附近，那里是我常去逛街、游乐、听故事的地方。南方泉在明代初期就已是繁华市镇了，锡南一带的农民，甚或更远地区的百姓，每逢赶集的日子，都纷纷前往南方泉。早在20世纪20年代，那里就创办了无锡南乡第一家小发电厂。镇上各种商铺有200多家，昔日的繁荣昌盛，犹如一幅江南水乡的“清明上河图”。

南方泉，是一个具有历史传奇的名字。奇就奇在一个“方”字上，为什么叫方泉呢？原来在老街许冲（仁）桥北堍有一口古井，本在善修庵内，为方便百姓打水，便拆去南墙，成为镇上公用的一口水井。井口以四块金山石为壁，形成四方形，此泉也自然成为方泉了。据传东晋道家葛洪在此取水炼丹；唐代李绅还留下“依稀古井邑，嘹唳回鹤鹑”的诗句；宋代苏东坡曾为古井题匾“丹泉泽民”。因井碑上刻有“开化方泉”四个字，位处无锡南端的这块风水宝地，也就叫作“南方泉”了。

南方泉，不仅泉是方的，这里的地名也有不少是方字头的。如在老街东侧3公里处，有一个村叫方湖村。村中有一座近900年历史的方湖寺，寺旁有一泓波光粼粼的方形小湖。由此可见：南方有泉善修来，方方正正为民开。一方有泉八方财，太平盛世传万代。

南方泉，是一个富有人生哲理的名字。

大多数人只知道南方泉的名字来源于善修庵的一口古井，却不知道这口井的来历。我祖父曾告诉我，开这口井的是一个外地人，当他走投无路陷入绝境时，是善修庵救济了他。此人为了报恩，就在善修庵内开了一口井。但善修庵的主持说，善修庵的香火都是靠善男信女供奉的，要报答，还是报答他们吧。于是就拆去庵的南墙，让清冽甘泉为大家共享。俗话说，饮水不忘掘井人。这口古井更告诉世人，掘井不忘老百姓，做人要懂得感恩。

南方泉的这口古井，井圈原来是圆的，四块金山石井壁是方的。这就隐喻了一句哲理：外圆内方。说到这里，不禁想到发生在南方泉的一桩旧事，在当时也是着实轰动四乡的：清朝末年，有一帮浙江盐贩子常到南方泉一带贩卖私盐。这些江湖老手不乏武功，到处欺行霸市、调戏妇女、殴打无辜。有一天，这帮老江湖又在街头闹事，辱骂殴打一位孕妇。一位大汉见状怒不可遏，随手操起一块排门板，直向这帮老江湖劈去。这些家伙一看苗头不对，慌忙向西狼狈逃窜，逃过西大桥后，返身将桥板掀进河中，以挡住大汉穷追的脚步。没想到这位大汉功夫了得，手提门板纵身一跃，双脚早已落到了河对岸。这伙老江湖依仗人多，一齐向大汉扑来。但见大汉挥舞手中门板，犹如秋风横扫落叶，几下就将他们打得前仰后翻，跪地求饶。此后又经几番交手，这帮老江湖才彻底甘拜下风，再也不敢胡来。若问这位大汉是谁？他就是当地赫赫有名的武举人浦福奎。浦福奎号仲谦，生于1884年，身材魁梧，武艺高

强。他虽是武官，却也颇好文学，常和文人雅士诗酒往还。他对后辈的训导是：上善若水，但骨头要硬。此实乃“外圆内方”也。

令人遗憾的是，南方泉这口古井在后来的保护性改造中，井壁的上段两米左右改用红砖砌成方形，金山石井栏还在，井圈却不知什么时候不见了踪影。

多少年来，人们在古井取水时，无不把水桶提起来、放下去。这就告示世人，待人处事，一定要“提得起”“放得下”，才能安度人生，益寿延年。在南方泉，提得起、放得下的乡贤名人很多，给我印象很深的是一位平凡的老太太——张彩娣。她于1900年出生，至2002年逝世，享年103岁。她所经历的苦难，比一般人多难以想象。当她第三个孩子出生不久，大儿子才七岁，丈夫因突患伤寒而逝。从此她含辛茹苦，四处奔波，历经岁月变迁，顽强地坚持到新世纪的到来，五代同堂，其乐融融，成为南方泉的名门大族。有幸今年5月20日，我与妻子王玲琪、原南泉镇镇长萧才清、市云林书画院院长浦耕霖及唐尧根、凌建荣等，应张彩娣之子程仲年先生之邀，到南方泉“百岁坊”做客。程老也已93岁了，但身子骨依然十分健朗。这位曾长期担任南泉卫生院院长的老先生，也是一个“提得起、放得下”的人。从他家客厅所悬挂的“天下为公”“期颐大庆”“德医双馨”等匾额，也足以诠释了人生百年的密码。

南方泉是一座历史悠久、文化内涵深厚的古镇，如今，许多古村名景虽已不在，但开化方泉的老井还在，古镇的风情与记忆还在，我们仍可在那里寻觅到寓意奥妙的一方乡土。

上架新书

重庆大学出版社 20元
李海平 著
《汉字字形学新论》



《汉字字形学新论》梳理了前辈专家的研究成果，结合文字学、书法学和设计学，尝试从一个新的角度探讨汉字字形造字技法、演变过程及相关的影响因素。

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 8元
李庆西 著
《三国的历史叙事与文学叙事》
《三国如何演义》



全书通过对比史书中的三国历史与戏曲小说中的三国故事，揭示政治伦理、人格形态以及审美观念之流变，追索史书与文学作品在不同的历史时代，因时因地因人而产生的差异，以及这些差异中所蕴含的国族、民间、史家、士人在不同历史处境中的心理状态及相关的历史信息。

南京大学出版社 20元
[英]安吉拉·卡特 著，严韵译
《焚舟纪》（全新修订版）



《焚舟纪》是安吉拉·卡特的短篇小说全集，收录四十二个短篇，包括曾经出版过的四个集子《烟火》《染血之室》《黑色维纳斯》《美国鬼魂与旧世界奇观》和六篇未曾结集作品。

中华书局 25元
陈尚君 著
《陈尚君读书随笔》
《濠上漫与》



本书汇集陈尚君教授近年来学术散文56篇，融通文史，出入中外，考订议论，多出新见，也有学界掌故、亲身经历、趣闻轶事，更于若不经意间，将读书之门径、学术之进途娓娓道来。陈尚君，1952年生于南通。现为复旦大学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、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主任。

百草园书店提供

品书录

一切都是命

读《人生海海》有感

| 任银文 |

人生海海，是“我”前妻告诉“我”的，她是教授的女儿，说出的话自然有一定的道理。人生海海是一句闽南话，“形容人生复杂多变但又不止这意思，它的意思像大海一样宽广”。我想，是人这一生像漂在海上，起起伏伏；我想，是这世上有太多生人的故事，太多太多，一个海不够，叠起来差不多。

书里藏着一片海，海上飘着一艘人。

他们不是生活在海上。就是一个村子，一个江南山村，春夏秋冬，村里的人讲着方言，亏得我是南方人，听得懂，看得懂，也想得懂。

这个村叫双家村，一个大村。“因着人多，怪胎也少不了”。具体有多少数不清，但麦家笔下的这几位实实在在是怪。老保长算一个，虽从地主败到低保户，却也吃穿不愁，穿不愁是因为无所谓，吃不愁说到底还是吃得开，荤素通吃，老少不挑，从他嘴里吐出的女人和荤活混在香烟里，一支接着一支，偶尔夹杂着几个秘密，一起飘到村里。爷爷算一个，“爱搬弄大道理，爱引经据典，爱借古喻今，爱警示寓言，爱见风识雨”，时常把高深莫测的大道理挂在嘴边的老巫头，最后却在大道上狠狠栽了跟头，栽到被全村人发难谴责，栽到年近百岁的老寿星在猪圈用裤腰

吊死自己，死相最难看。父亲算一个，他是个闷葫芦，言语没有屁声多，其实心里头憋着事，铆着劲。他在村里没朋友，唯一同上校好，前半生把上校环在身边，后半生把上校铐在灵魂里，躯壳用来斗鬼，据他自己说有满屋子的鬼。

上校是谁？上校就是太监，村里最大的怪人。“村里人嘴上叫他太监，实际敬他为皇帝。”

他怪古的名目就列在书里，一二三标得有条理，读者一看便知。这些怪，村里人其实见怪不怪了，还有些怪却是让人牵肠挂肚，日思夜想的。“我”是其中一个。上校逃了，为什么？他割了小瞎子的舌，挑了小瞎子的筋。为什么？他的秘密被人发现了。是什么？几个字。什么字？自己去看，上校会偷偷躲着林阿姨炫耀给你看。

这个村庄和上校的故事共分三部。第一部的从两座山开始，一座海龙山，一座老虎山。所以这是一个藏龙卧虎的地方，龙是人才，虎是秘密。海里的第一个浪头撞击在结尾处，上校哭了，落魄地逃了。哭和逃没什么，重要的是人，是上校啊。上校应该是“笔挺，大嗓门，风趣爽朗，胆大勇敢，天塌下来都不怕的”，但是“在村里最后一次见到的他，和印象中的他完全不是同一个人——像白天和黑夜的不同，像

活人和死鬼的不同，像清泉和污水的不同”。第二部在前一个浪头的带动下激起万千浪花。上校是鸡奸犯的传言在村子里爬开来，上校的故事和传奇从老保长的酒杯里溅出来，经常从兜里掏出大道理的爷爷出卖了上校，于是雌老虎父亲醒了，我被“潜送”出国了。第三部了，该结束了，也该放下了。“我”终于回到睽违多年的村庄和老宅，见到老态毕现的林阿姨和鹤发童颜的上校，上校肚皮上的秘密不再是秘密，是一幅画，画里有一棵树和四盏红灯笼。

麦家会说故事，尤其会说上校的故事。麦家不会说道理，大道理都是别人说的，爷爷尤其会说。说的道理都是空的，也可以是假的，只有上校有道理，生活的道理，也是人生的道理。所以他的信以“一切都是命”结尾，所以“我”在上校盛情邀请观赏肚皮的时候，才会感慨这世界的残酷无情。

北京时间2014年12月2日，深夜九点四十分，上校去世了。我很悲伤。

《人生海海》，麦家 著，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年4月出版，定价：55元